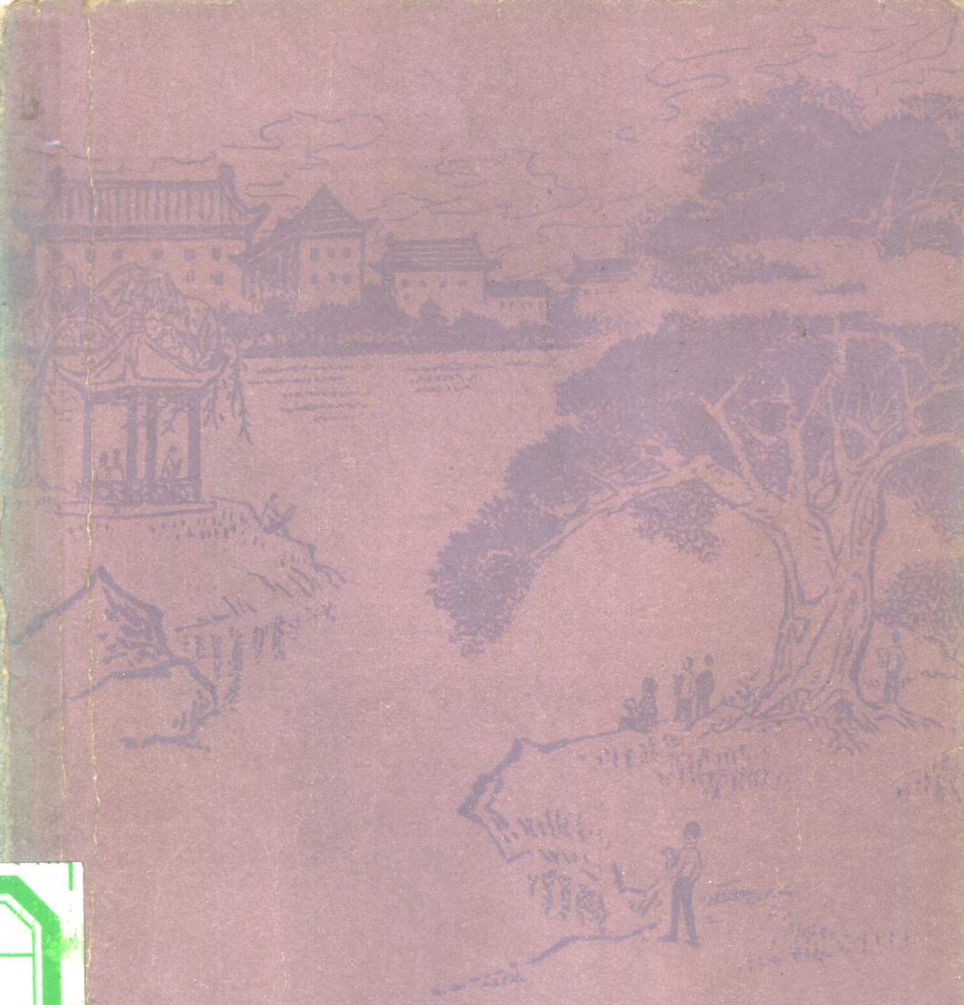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学春秋

上

康式昭 奎 曾

大 学 春 秋

上

康式昭 奎 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大 学 春 秋

下

康式昭 奎 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大学生形象，细致入微地抒写了他们的理想和志趣，友谊和爱情，欢乐和苦恼。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矛盾冲突的描写，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，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健康成长。
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题 图：王海涛

大 学 春 秋（共两册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5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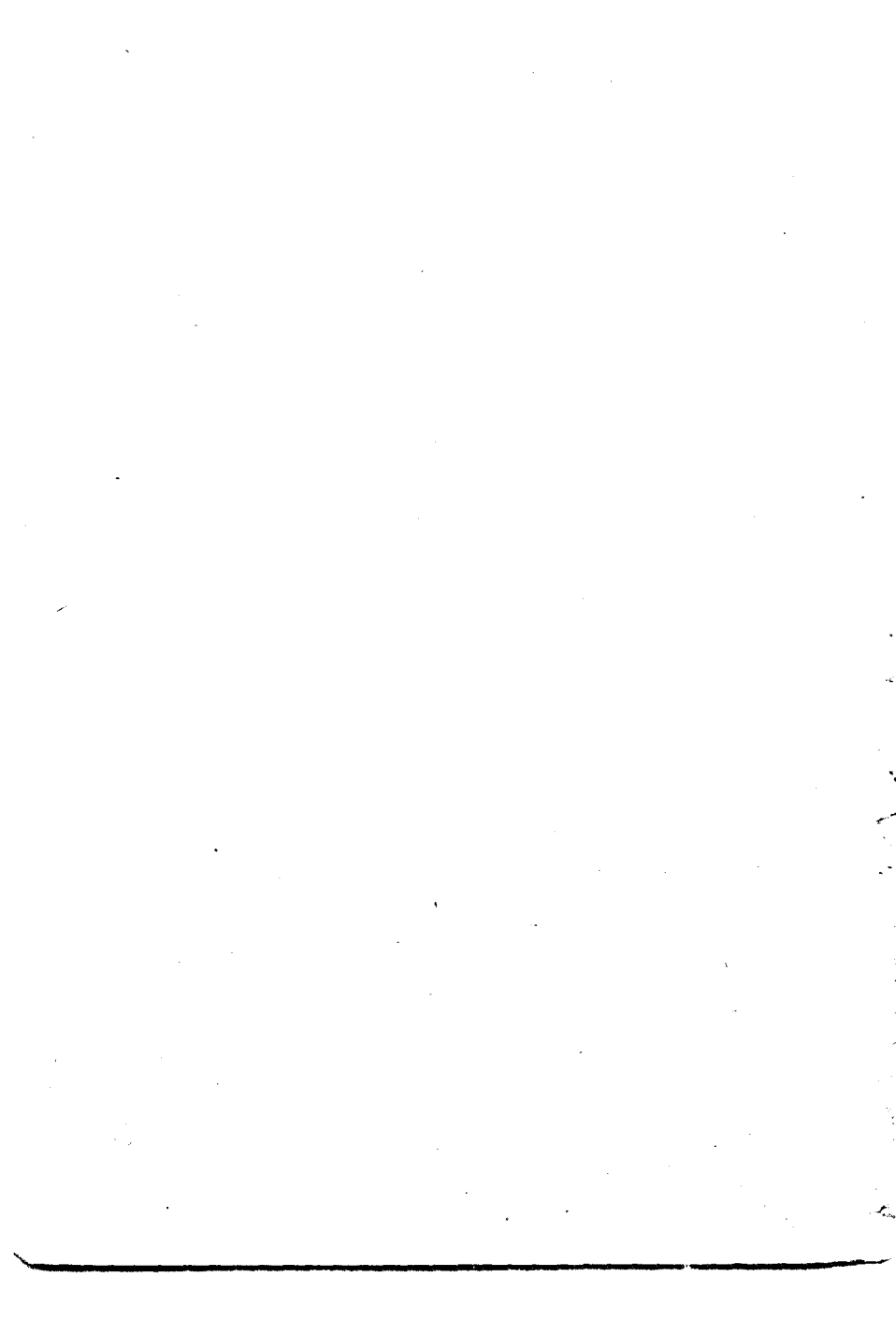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44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1 $\frac{5}{8}$

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0,001—110,000

书号10019·3213 定价1.50元

献 给
我们时代的大学生



引 子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夜，古城北平，笼罩在极度紧张不安的气氛中。天是出奇的冷，西北风呼啸着；枯树的落叶，白天被军警撕毁践踏的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纸旗和标语的碎片，被风卷着，肆意在空中飞舞。马路上行人稀少，昏黄的路灯闪着半明半灭的黯淡的光，不时传来尖利的警笛声和摩托车声……

这时，在沙滩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的一间小屋里，北平市学联召开的紧急会议已经结束。各校代表带着“通电全国共同救亡”、“十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”、“准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”等决议，分头散去。大家决心以强有力的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残暴镇压，把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的高潮推向全国去。

北京大学地下党员朱志刚和市学联负责人郝军最后离开。操场上静悄悄的，礼堂也漆黑一片，周围没一个人影。但

他们却仿佛从寂静中依然听到激越的呼声，看到一张张愤怒的面孔。郝军碰碰朱志刚的胳膊问：

“都安全撤走了？”

朱志刚点点头：“那些疯狗甚么也捞不着！”

原来，下午游行队伍经过王府井南口的时候，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、便衣的袭击，大刀、皮鞭、水龙……一齐向赤手空拳的学生们扑来。许多人受伤了，队伍冲散了。怎么办？硬拚下去不是办法，郝军当机立断：队伍化整为零，到北大三院集合。

游行队伍摆脱了军警的包围，陆续来到北大三院操场。愤怒的烈火燃烧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胸膛，呼声彼伏此起：

“汉奸、亲日派的大刀、皮鞭吓不倒我们！”

“不能乞求老爷们抗日，我们要示威！”

“全市总罢课！”
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.....

现场声讨会开得悲壮有力，操场变成了讨伐汉奸卖国贼的战场。为了保护爱国力量，声讨会后，学联只把各校代表留下，让同学们迅速散去。等反动军警闻风赶来镇压时，操场早已空无一人了。

是的，眼前那些疯狗们，什么也没捞着。可今后呢？郝军看看沉思的朱志刚，说：“让队伍到这儿集合，当然会给你们今后添麻烦，可是当时也只能这么办了。我想，这对你们也会有好处，对吧？”

朱志刚眼里闪着光：“是的，这是促我们，推我们一把。”他

叹了口气，说，“学校受宪兵三团的摧残严重，至今没能成立学生自治会。平津十校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没我们的份，北平各校通电也没我们签名。今天的会，把学校不问政治的沉闷空气扫荡一番，大有好处。老郝，我们会抓紧这个大好时机，立即着手建立学生救国会，我们也会提防那些疯狗们的反扑，请放心吧。”

郝军紧紧握住朱志刚的手，笑了：“当然放心。具有‘五四’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，我相信一定会后来居上。不过，你们也千万不能低估反动派的力量，千万要提高警惕！”

他们小声交谈着，警惕地走出了校门。到了门口，偏偏和一个身着西服、戴金丝眼镜的青年打了个照面。朱志刚暗暗说了声“不好”，忙催郝军快走。果然，没走出多远，便发现后边人影闪动，他们被特务们盯上了。

“跟我来！”朱志刚把郝军领进一条胡同，告诉他，门口碰见的那个青年叫黄人俊，社会系的，职业学生，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有来往，身份可疑。那些讨厌的“尾巴”显然是他招来的，目标当然是郝军这个全北平市学生闹事的头子。在学校里，人多势大，他们还不敢轻易抓人；而现在……必须想法甩掉。

来到一个交叉路口，朱志刚轻声说了句：“你先走，我路熟！”便把郝军推进一条小胡同，然后自己停下来靠着电线杆装作整理衣衫，等郝军去远，再翘向另一条胡同。

郝军脱险了，朱志刚却被“苍蝇”粘住了。——愚蠢的特务多半把他当成了学联负责人。

现在怎么办呢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。同学们还等着他传

达学联精神，研究下一步行动哩。情况紧急，得立刻脱身！

“找陈老师去！”他急中生智，想起中文系副教授陈文中就住在附近。只消从他家越过一道冬青树墙，就可以安全地回到“家”了。

于是，他三步当两步走到陈家门前，轻轻地敲了两下。

“谁？”不一会，里面传来陈文中烦躁的声音。朱志刚忙答道：“陈老师，是我。”

听清了来人是谁，并没有减轻陈文中的烦恼。原来，这天陈家正遇到一件朱志刚料想不到的事情：陈夫人难产。

已经挣扎了十来个小时，大人早就精疲力尽了，然而孩子却还是生不下来。中午本来就该送医院的，但大群的游行队伍从北池子涌到了沙滩。“北大，起来！”“北大，恢复‘五四’精神！”东北大学、辅仁大学、师范大学、河北高中等校游行队伍堵住了街口，口号声震天动地，既找不来黄包车，病人也根本无法通行。后来，好不容易才从北大医院请来了产科大夫。此刻，医生正守在陈夫人的床前。

对于朱志刚这个学生，陈文中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一方面，喜欢他聪明、好学，听课认真，对问题有独到见解；另一方面，又不满意他不安份守己，常常迟到旷课，问起来，也总是支支吾吾。当后来知道他是在社会上奔走时，陈文中更不满意了。有一次，他忍不住质问起学生来：

“年纪轻轻，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？不踏踏实实做学问？这么忙来忙去，于事何补？须知，振兴国家，靠的是真才实学！”

“陈老师，”学生理直气壮地回答，“不是我们不好好读书，是日本鬼子、政府当局不让我们读下去啊。我们在这儿埋

头读书，可有人在那儿卖国。现在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……国亡有日，我们能眼睁睁地当亡国奴吗？”他越讲越激动，“大好河山，决不能凭敌人任意宰割。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这实际上是对卖国贼的容忍，只有敌人高兴！”

朱志刚的话刺伤了陈文中的自尊心，他反问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学校还办它做什么？我……不能理解！”

然而，这个学生尽管老师不大喜欢，却成了师母的座上客。陈夫人常常约他到家里来玩，和他一起谈时事，谈新闻，发泄些热烈而无用——陈文中始终这么认为——的牢骚。陈文中尊重自己的妻子，对学生却还是深深地不以为然。

今天夜间，他又来干什么？还偏偏凑在这么个时候！心情焦急的陈文中未加思索，就说道：“家里有事，不便会客。”连门也没有开。

就这样，朱志刚吃了个“闭门羹”。

当陈文中返回前厅时，里屋传出了婴儿尖细而清亮的啼哭声。

他急忙转身走到里屋门边。大夫正掀帘子出来：

“祝贺你，陈教授，添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儿！”

“谢谢！大夫，谢谢！”陈文中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他想：“真巧，刚才的敲门，倒象是催生！……咳，真该请他进来。”

“文中，”这时妻子有气无力地问道，“谁敲门？”

“朱志刚。”

“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谁知道！左不过发宣言，出通电，征求签名，诸如此类罢了！……唉，抗日救国，抗日救国，凭几句口号就能拯救了国

家？”

“不，……你可注意没有，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”

细心的妻子提醒了陈文中。他如梦初醒，想起今天外边的游行骚乱，不觉也有些担心起来。他急忙返回门口，开门出外。周围是一片寂静，只有远处时隐时现的凄厉的警笛声划破阴冷的夜空。哪里还有朱志刚的踪影？

“我……糊涂啊！”陈文中悔恨得连连跺脚。

从陈文中家碰了钉子后，朱志刚心里有点慌乱。眼看特务们包抄过来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他踌躇不定地想钻进一条小巷子，身后忽然有个声音叫道：“先生，那是个死胡同。”他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四十多岁工友模样的人。

“先生，您是找曾子亮吧？曾家在那边。”

曾子亮他是知道的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，脾气倔点，可为人正直，有爱国心，地下党曾通过他传递进步书籍，他和他也有过一面之交。到他家躲躲，倒也是个办法。可是，他——这面前的汉子，是个什么人呢？他为什么跟我说这话呢？

正犹豫间，只见那人又靠近一步，低声说：

“来不及了，您快走吧。……您不认识我，我可知道您……您，快点！”

啊，一个有良心的工人！他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房，心里无限激动。他刚想问问姓名，对方却已把他推到曾家的院内。就在这时，胡同口响起了特务们杂乱的脚步声。

曾子亮全家三口人，夫妻俩和一个三岁的孩子群群，这

时，都还没有睡。夜间突然闯进来人，两口子都不免吃了一惊，但认出是谁和看清客人的神态之后，一切便都明白了。

“不用担心。需要，你就住下。”曾子亮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天，瞧你这衣服划的！”曾大嫂发现了朱志刚那身被划得东一道西一道的棉袍，惊叫道，“你也去了，没伤着吧？快脱下来，缝缝。……唉，学生游行，警察、宪兵全出动了，又是枪，又是刀，斫的斫，打的打，就这么对付这些啥也没啥的学生，真昧良心！”

“良心，良心多少钱一斤？”曾子亮一开口就牢骚满腹，“这个年头还讲良心？这个年头是爱国有罪！”

朱志刚脱下棉袍交给女主人缝补，只穿着一件旧毛衣。这时，虎头虎脑的群群拿着小木枪过来了：

“叔叔，枪，坏了。”

朱志刚接过木枪，一边修理一边逗着这个小家伙，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群群。”

“群群，你长大了干什么？”

“当兵，打鬼子。”

“当谁的兵呀？宋哲元的？蒋介石的？还是朱德、毛泽东的？”

这个问题把孩子难住了。他眨巴眨巴了两只大眼睛，然后自作聪明地答道：

“我谁的都不当，就当拿枪的兵。拿这么大这么高的枪。”

孩子踮起脚尖尽量往高处比划，身子一歪，摔倒在朱志刚的怀里。这下子，全家人都给逗笑了。妈妈在一边叫道：“群

群，别缠着叔叔，自个儿玩去。瞧你那身土，也不害臊，看把叔叔衣服弄脏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叔叔还更脏呢。”说着，朱志刚索性把他抱了起来，“叔叔教你唱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孩子安静下来，睁着眼看朱叔叔右手捏成拳头，一晃一晃地低声唱道：

枪口对外，齐步向前，
不伤老百姓，不打自己人。
我们是铁的队伍，
我们是铁的心……

孩子咿咿呀呀地学着，慢慢地，居然也会好几句了。

唱罢歌，一直沉默的曾子亮忧郁地自言自语说：“唉，国亡有日，可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！”

“不！群众已经在觉醒。”朱志刚放下群群，认真地答道，“比如，今天的游行……”

曾子亮苦笑了笑，打断朱志刚的话：“你没看见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？你能把我那个老同乡陈文中动员出书房半步？再说，前几天，我还亲眼看到堂堂北大学生，和一些流氓、小偷、白面客混在一起，举着‘华北自治’‘中日提携’的小旗，向何应钦‘请愿’，公开卖国哩！”

对这个由日本特务、中国汉奸策划的丑剧，正直的中国人无不嗤之以鼻，没想到，里边竟有堂堂北京大学的学生！

“民族败类！”朱志刚眼里闪着愤怒的火光，说道，“中国是

中国人民的，不能听凭他们去卖国，——曾大哥，你看见的是？”

“就认得一个姓黄的，戴副金丝眼镜，广东口音。”

这么说，又是他：黄人俊！朱志刚鄙夷地吐了口唾沫，仿佛提起这个名字，会弄脏了嘴似的。

“不谈他！”朱志刚正色说，“鲁迅先生说得对，中国人并没有丧失自信心，存心卖国的只是那一小撮民族败类！有中国共产党作中国人民的脊梁，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。”

说着，他就向曾家一家人谈起党的《八一宣言》来。等离开曾家的时候，天空已经出现了曙色。

此后，曾子亮在朱志刚的影响下，参加了一些诸如散发学联的传单等爱国活动。一九三六年初，北平反动军警加紧了镇压，公开解散学联，逮捕学生。这时，沉重的打击首先落到曾子亮头上：他被裁了。一些好心人告诉他，他大概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

不久，更大的打击又跟踪而来。朱志刚找人捎来信，黑名单里有曾子亮，反动派可能要下毒手，要他赶快外出避一避。他犹豫了，拿不定主意：自己根本不在党，他们能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呢？再说，扔下老婆孩子，如何放心得下？要走，又走到哪儿才会有安身立命之处？……政府，总得讲道理嘛。

然而，他哪里知道，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能放过一个”的蒋介石，是根本不讲道理的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和北京大学几十个同学一起，终于被逮捕了。

.....

几天之后，曾大嫂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，要她领丈夫回

家。她喜出望外，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梳了梳头，领着小群群按指定地点走去。

可是，丈夫在哪里？躺在她面前的只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！

她发疯似地扑了上去，哭呀，叫呀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小群群拉住爸爸僵硬了的手，使劲地摇晃着；一会儿又转身抱住妈妈的腿：“妈妈，妈妈呀！”

阴风惨惨，愁云凄凄。可怜的小群群从此失去了爸爸，变成了孤儿。阶级的仇恨，民族的灾难，压得这个四岁的孩子透不过气来。可紧接着，却又是芦沟桥的炮声，南京城的大屠杀……

二十年过去了，这天翻地覆的二十年啊！

大地春回，万象更新。苦难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。如今，当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，曾子亮的遗孤——那个拿木枪的小群群可还活在人世？那个和“一二九”同龄的陈文中教授的爱女又在何处？那个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、北京大学学生朱志刚，又在哪条战线上作战？……

让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的大学里，在那些难以忘怀的火红的岁月里，在那些平淡无奇而又丰富多采的日常生活中，去进一步结识他们吧！



一场春雪，把校园装扮成了银色的世界。

代替往日那斑斓陆离、绚丽多彩的色泽，是白茫茫的一片。画栋飞檐，碧瓦红椽，道旁齐腰的松墙，湖畔挺立的高塔，全都披上了白色的素装，显得格外的柔和恬静，雅洁多姿。那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还飞呀，飞呀，飞个不停。

然而，大自然的宁静，却压不住年轻人心头的火热。

这是一九五五年初春，中华大学新学期开学的前夕。校园里欢腾而繁忙。那些回家度过寒假的同学们，带着仆仆风尘，带着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喜讯，接二连三地回来了。当然，他们也没忘记带来家乡的特产。于是，这里那里，便充满了热烈的谈笑和亲昵的打闹。那些利用寒假游逛首都名胜的同学们，在尽情观赏了春节的厂甸、雪后的北海之余，也意识到该勒紧缰绳、收住那野马似的心了。于是，图书馆、阅览室开始拥挤起来。在翠湖畔，在古亭下，在那些通常休憩和谈心的